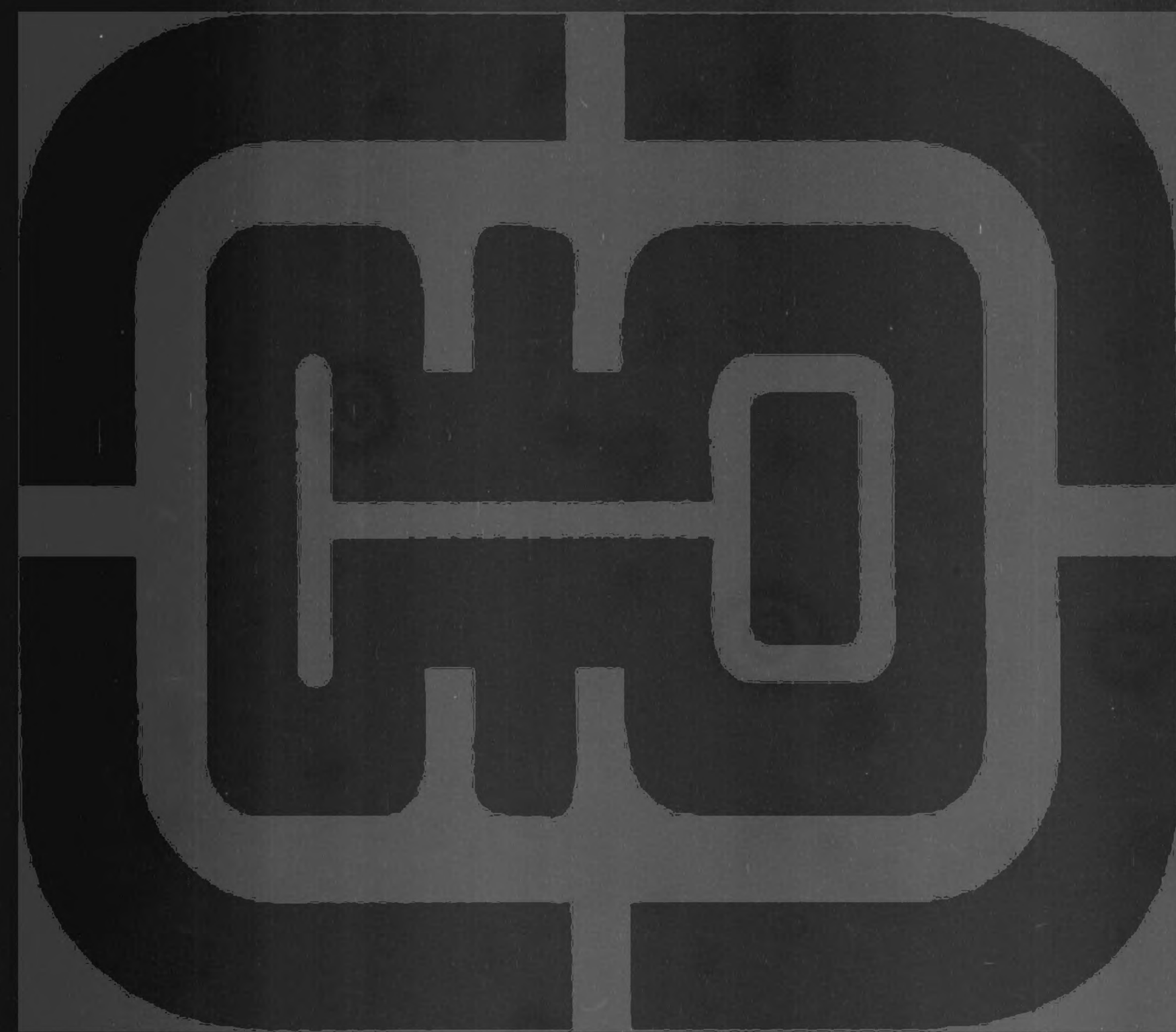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司馬文正公集略者吾師涇野呂先生謫解時所校錄也嘗刺諸河東書院東南士人罕有得者歲戊戌浦南胡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兵備副使文峰俞公某刺諸贛州已亥告成適俞進按察使謂斯集當公諸遠邇而楮墨之資又弗可以獨費贛也於是移置臬司語應旂書諸末簡余惟文正公之在宋室其人品相業孚格華裔昭示宇宙雖庸孺牧圉罔弗知

慕而彝鼎簡籍紀錄靡盡固有不竢論者獨其文章之盛惟耆儒宿學庶幾見之而揆諸天下乃尚未獲與歐陽永叔蘇子瞻諸集並行俾得戶讀而人誦夫歐蘇與公繼踵而出皆推讓公者豈其時有高下哉寔以公先後入相勳德獨隆而嘉祐治平之治尤爲揚休誦法者所專美而自不暇及乎其文也豈亦以家傳集之卷帙浩繁其勢有不能以徧布邪是誠吾黨之缺典而諸君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乃今斯刻行則公之言與公之德之功並如日星河漢之經緯上下而凡有耳目者所樂聞而快覩矣然則文峰公此舉表章先正嘉惠後學慮悉顧人厥公且信是亦文正公之存心也是又不可以不書也

韻要序

夫書古小學也然經緯成文錯綜備物昭垂作述裨賛治理洋洋乎流行顯設用莫大焉是故聖人取諸夬以作書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夫亦以其所繫若斯之重也世滋僞見是非罔質各逞其私故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云蒼頡史籀遐哉邈乎其傳莫續爰歷博學爾雅急就諸篇以下著述頗多

罕得其眞雖以子雲介甫窮奇博極而方言字說議者猶不能無遺憾焉說文韻譜雖未深究字本然闕煩舉要似有端緒而藝文詭異承襲舛訛者又多莫之省究昔人謂讀書不識字猶以意義言也今殆併形與聲而茫昧之矣綴辭若工於義無當將何以哉唯是涪松泉夏公嘗督理學政深爲此懼及爲江藩方伯政成化行而講藝論道尤惓惓焉暇輯是編題曰韻要其字取諸韻會其序取諸韻府每字各從其類而繫音釋於下方不立異眩博而愼考精核約而該邇而遠易簡而名義具悉蓋寔便於識字非特如世之資吟咏爾也公之用情良亦勤止學者於是而究心焉則發之文章施之政理咸可無倍而同文之道亦於是乎在矣又豈曰能注蟲魚辨鼠豹而已哉

代禮記正蒙序

其少業禮經嘗歷考諸家訓釋每苦其說之浩繁而晝蛇非馬之談則又各逞其縱橫辨駁歧途殊軌莫或適從而禮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人物維持古今與夫帝王因革損益之宜聖賢作經立傳之意多違悖乖謬而去道日益遠矣夫禮也者體也履也其於人不啻飲食裘葛不可一日缺焉者而切近精實又

非由外鑠也今夫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而鄭康成謂月令秦不韋所修盧植謂王制漢博士所錄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凡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其徒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而生人之義大矣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我　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但後學病於浩博難於師傳誦而習者比之諸經爲類頗寡御史陳公某自爲諸生時即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既出按江右乃命某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夫是書行其於學禮者殆不爲小補矣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丁酉福建鄉試巡按御史某寔監臨之先是乃聘教授某教諭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訓導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合提學僉事某所簡士二千九百有奇如制三校之得士九十人梓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應旂乃颺言曰福

建古閩粤之地其俗至醇而其人至朴也晉氏以還
藝文肇見靈秀欝紆函光旋耀迨宋楊朱鉅儒載道
振鐸寖明寖昌一時士人知所嚮往誦法先王修明
禮樂繹微闡遂泝沿孔孟者蓋相望後先也自是閩
雖僻在南服遂與鄒魯關洛並稱于天下應旂少嘗
讀其書誦其遺文而夢寐武夷之陽冀一寓游以慰
高山景行之念無從也迺今得服官黌校應聘歛才
歷豫章踰劍嶺顧瞻武夷諸峰廻旋聳峙出沒雲漢
若昔之滄洲寒泉宛然上下及浮建溪達螺江秋水
時至涵浸渟泗流行綿綿而所謂伊人眞若遡洄可

從者乃竊歎曰美哉洋洋乎山川之勝區也名世者
將是在乎故是錄也言雖人人殊類皆發性命之蘊
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之變究禮樂刑政之具其
氣昌其辭達其志廣其思深其稱文顯而指微其舉
類邇而意義遠謂其毓秀孕靈以洩山川之秘而服
習儒先者非邪於乎盛哉唯我　國家百七十年于
茲菁莪棫樸之化達於天下漸漬淪浹曁我　聖天
子御極丕闡宏猷增飭懿矩黎獻共臣薄于海外況
茲多士涵濡聲教昆侖磅礴固宜其出而式昭前烈
以茂翊昌運彬彬翼翼若是乎其盛也或曰周禮大

司徒以三物教民攷其行藝而興其賢者宜其續戎奕世以似以續顧小雅皇父卿士之什其時錄用者尚多可慨廼今所錄者文乎哉某曰不然齊桓伯者叔向陪臣且聞角而識窺戚聆言而知駿明雖人非其至者而感應則有機矣矧是役也諸執事協心偕事精覈嚴遴拔十得五亦庶幾無憾焉者仰惟 聖天子側席求賢用圖化理茲爾多士逢陽遘會騰茂蜚英固將漸鴻振鷺揚于 帝廷其毋虧厥素履以貽諸執事之羞維爾多士懋之哉

六朝詩集序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究觀而襲聞傳聽已槩擬其侈靡矣烏乎詩本性情衷正汙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采薪咸爲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謠棄妻思婦類邪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槩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昭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

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眺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爾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列代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徵化者于斯可以弗之觀邪

刺中唐詩集序

蔣子惟忠得中唐人詩十家刺成語薛子序之薛子曰文章與時高下而聲音與政相通詩固聲之成音而盡文章之變者也古昔盛時行人采之太史陳之以觀民風察治忽而季札趙孟亦因之以論世觀人是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代有作者惟唐以之設科士類興起追至中葉沉涵超悟舒愫發情不靡不弱宛然眞切而三百年汙隆升降之會一諷詠而可得矣雖其人品造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當以人而廢矧其間若獨孤常州者尚德藝經立憲誡世深爲梁肅崔祐甫諸人之所揖讓刺諸吾郡固亦甘棠之遺音也蔣子杜門自修考業尚友其爲是也又豈特止於詩學而已哉

泰泉詩集序

余少則聞今天下有黃泰泉先生先生嶺南既入史館尋復歸泰泉山中及起掌翰留院余獲遂覯見先生出斯集授余序之余諷讀既久乃作序曰蓋觀天運群動地效萬形玄化應感莫疾乎風風之爲用大矣哉是故先王作樂以宣之夫詩樂也寓言喻志巽入默移豈直樂云夫固所以爲風也烝民南薰卿雲江水遐哉貌乎厥義迥矣迨周太史采陳以觀生仲尼刪述以經世至今三百篇與易書並訓懲勸蓋特深焉漢魏以降藝軌爭馳文質偏勝唐人獨尚作者彬彬開元天寶號稱極盛然已不逮元鼎黃初其去前古則逾遠矣宋元名家大都韻文風義浸微詎能動物迨我　明初高楊詩人沿襲勝國莫闡王猷際茲昌辰亦何取於綺靡邪弘德以還宣湮通畜振藻揚芳時則有二李何徐樹聲藝林風流宇內然長沙逞才其寃則近關西擬古其寃則拘信陽備體其寃則弱長洲精詣其寃則促雖亦文章之巨觀終難與乎風雅之極致也泰泉粹質殊才貞志玄德博綜丘墳窮超往烈發沉鬱之思協聲氣之元參體互變運哲盡神眞足以刋數代橫八紘洋洋乎與邃古同

流矣謂爲造化含生振起淪溺以爲世風者非邪然則斯集也獨無繫乎哉先生著述種種余之今序序其詩耳其諸載在金匱石室藏諸高山大川尚庶見之俾天下後世述焉

三槐餘慶圖詩序

餘姚王子維岳舉嘉靖乙未進士爲南理評事踰年會　元嗣誕生覃恩封若考培軒君如其官毋熊爲孺人時年俱七十矣於是士人追惟維岳之先寔出自宋文正公旦以迄于今代有聞人襲休駢祉蓋有自云乃繪三槐餘慶圖及爲詩歌以貽之而屬其同年薛子爲之序薛子乃爲言曰余嘗觀漢史遷記家至其嗣續興衰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令人惕然以思也夫其指切其辭危豈微乎哉誠思之將自信世業不可玩德澤不可恃而日兢兢焉以懷永圖矣子王氏之克永世固其明德之遺而敬承勿替以紹乃前哲余於其后人亦安敢誣哉不然若但以燕之後亡爲召公之烈而趙武復立率歸成季之勳則欒書之後終及於難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遵何說邪且周官曰面三槐爲三公位焉王景叔一時之意蓋爲是耳遡觀厥先休徵之孝通于神明伸

淹之學遠追周孔則其所以遺后人者又豈特若是云焉爾也晉范宣子謂其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夏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以是爲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而宣子之論不與焉夫豹之所云不朽者若斯斯其爲慶也大矣余觀維岳忠信慎重克自樹立其志固不專在于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是故因述以闡餘慶之義而進王氏之後也

永思集序

永思集者休寧胡子孺道所集也孺道父木齋翁嘗搆永思亭以念厥考木齋亡孺道持彭澤陶侍御狀不遠數千里跋履關陝請涇野蹊田渼陂諸公爲銘表傳以埰諸公憐其孝各如所請將歸值涇野卒孺道視含斂焉於是馬王以下感生死別離咸贈言孺道歸凡所得於關中者悉彙而刻之題曰永思集仍亭名也初孺道嘗與薛子同游涇野呂先生門至是屬序斯集薛子讀之既遂書之曰文矣哉可以永孝思矣世胡氏者其在茲乎夫人之事親也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而徒以榮進利達爲能顯其親者斯固末也已其有藉文以傳而托之匪人又惡在其能傳

哉孺道蓋得師知所向往今茲走關中關中之數公海内聞人也之數公之文皆理道之言而風容色澤不在秦漢下也后之繹其言以尚友其人者不將併其所與者以傳邪孺道可謂識其大者能孝其親矣昔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至爲范淳夫所唾孺道素受涇野之知卒與相嚮而哭之列且關西名勝咸得相與周旋豈偶然哉乃又知斯編匪直爲胡氏家集爾也爲之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嶺南濱海汪洋灝瀚渟蓄流轉發爲才賢率多聞人著士乃今復有逸民隱於沙洲誅茆結室以自蔽不求人知人亦無知者遡觀風流其諸漢陰陳留老父之儔與厥有博士弟子歐生大任誦法孔孟以其餘力藝文著爲詩歌古辭駸駸乎入漢魏晉唐諸名家方且志凌五岳周游四方訪問名勝所至名勝多樂與之游詢厥所自沙洲逸民子也沙洲在數千里外仰高風者以遠弗克至爲艱於是圖其草堂賦詩歌詠逸民由是播聞人士間矣方山薛子見而歎曰龍隱鱗鳳藏羽遠性逸情深潛長逝俾網羅者無慕斯固逸民志也噓氣成雲將降時雨雛苞踊躍覽輝乃

下又自有不容已者蓋物理也逸民名世元字本仁
謂爲逃名而名隨者非邪

尚湖留稿序

海虞丁子顯之舉進士歷官南選部郎中正德中以
詿誤去既諫垣白其事　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
水村位冢宰累移書促之起顯之辭不赴雅志藝文
多所著述是稿蓋其一也嘉靖壬寅秋其友趙子德
光屬薛子爲序申之再三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
十二月顯之死矣薛子哀厥初誠義同挂劒乃作序
曰夫文豈易言哉天垂諸象地效諸形人顯諸言合
而論之三才之道一故其文亦一也典謨風雅經緯
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還代有作者雖未盡追古昔
並擬象形而各從其適固亦不害其爲文也獨漢楊
子雲唐柳子厚文章超詣駸駸與三代同風而失身
喪檢君子羞稱縱其幽玄菁藻高標藝林瓊玉英華
著聲辭囿亦奚足論哉廼顯之淡泊清修遺落聲利
鴻飛鳳翔山棲淵盥悠然物外詠歌徜徉五柳歸來
無名自在蓋庶幾焉而文之工拙弗較已矧其大篇
短章體裁各具又自成一家言也是故可刻也顯之
名奉尚湖其所自號故題其稿云

五岳集序

夫言心聲也文又言之成章而經緯於其心者也然人藏其心不可測也知言斯知人矣是故叛者辭慚疑者辭枝吉者辭寡譟者辭多誣善者辭游失守者辭屈持是以御天下之言宜無違者然而不盡然也故仲尼傷之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嗚呼其衰世之意哉迨至於今則又甚焉甫掖章縫高談極論辭尚虛玄義多通變幾於違性命之本窮仁義之原而漢宋諸儒殆將揖讓盡不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矣至考衷稽素或多自戾而因以見侮於世若是者謂盡爲夫人之罪也可乎五岳任先生少負奇節正學崛起西蜀發爲文章不事掩飾故自制策以至於其諸著述類皆由衷之言雖讀其奏對者以爲似謨訓讀其辭命者以爲似左國讀其議論者以爲似孟韓讀其敘事者以爲似史漢讀其詩賦者以爲似風雅而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氣超邁之志清逸之才幽玄之思遺曠之情則固隨感而發固未嘗依倣模擬而爲之也天下亦自信其爲人而非言行相戾者流也或謂蘇子瞻惜賈誼爲王者之佐而不

能優游浸漬以用其才以是爲先生望吾則以爲子瞻既知此矣且猶深受神宗之知顧乃終身奔播而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何也要之氣運所關非人之所能爲也不然曾有兩生而文中子以大臣許之唐有李白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必其依回取容務俾功業之見於世哉矧先生官吏部薦賢絀惡不受私謁改春坊詞林衆方競進而先生敎然以去此其風節固可以廉頑立懦而裨於世敎者大矣以是而觀斯集也又豈空言無施者哉昔歲乙未先生校文禮闈某寔出門下自是知先生爲最深乃今待罪

明江先生館甥李子伯可衆知江藩其文章行誼寔先生同志之士也以余知先生遂屬序斯集云

豫章文會錄序

古者命鄉論秀取士以行後世設科較文取士以言此皆因時立政聖人不能易也漢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豈不猶有古意然飾詐釣名以干舉者進者已往往出于其間是故較文取士庶幾得人於什一亦勢之不得已也但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其苟趨利祿者固不免逐於浮華及宋胡安定爲教授歐陽文忠知貢舉士習翕然以變而制科得

人爲多迨至嘉祐以還明道橫渠考亭象山諸大儒
率由此出然猶未免無用詩賦君子有遺議焉迨我
國朝建學設科罷去詩賦崇尚經義一時士人之所
從事者皆聖人之格言至理先王之大經大法蘊之
則爲德行發之則爲文章行之則爲事業而合軌同
趨不遷異物故鉅儒名卿亦皆由此出而前輩人才
號稱獨盛乃今或巧立門墻別開戶牖言必神化而
寔飾虛誇以惑衆語必性命而寔假聖賢以文奸曰
知行合一矣寔則務口耳而遺實踐曰萬物一體矣
寔則私於己而不公於人動稱下手工夫而不知其

所謂下手者何事動稱便是學問而不知其所謂學
問者何據諸如此類難以一二指數有世道之責者
欲爲之處則又因其冒吾道學之名而未免有所顧
忌彼亦逆知吾之顧忌而託於斯名以藏其邪慝轉
相鼓煽蓋不知其所終矣豫章諸進士修辭立誠相
觀而善即以制舉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發揮禮
樂刑政之懿秩然有條粲然有章可以見德行焉可
以見文章焉可以見事業焉我　國家取士官人之
初意正唯在是而諸君乃能恪遵成憲敦本尚實不
爲流俗變遷行且致用殆必不負所學而前輩舊德

蓋非復見孰謂科舉之文不足以得士哉鍾季烈嘗從余游頃因錄成詣余請序而諸君子又皆以道義氣志相孚者故直書之知我罪我不暇計矣氏名具在錄中他日之徵文考獻者當自得焉

救民急務錄序

無錫華師魯錄當代諸名公丈田奏疏暨諸論議行事彙爲一編題曰救民急務示余序之余反覆誦歎乃爲之序曰誠哉其救民之急務也今之爲民害者固非一端而隱田詭稅移甲就乙則害民之尤者也嫠獨顛連胥陷水火而疾苦危迫之狀呻吟號籲之聲爲民上者豈一無所聞見哉然而恬不爲之所者非其怵惕惻隱之心殆盡澌滅也正由奸宄豪右食人射利一旦恐利之去已遂多方疑阻或爲危論或爲難辭或爲謗語務使丈田之法必不能行而後已唯是雖有愛民之心經世之志者亦因循坐視而赤子之命日就於淪溺煨燼無復更生之日矣嗚呼寧忍乎哉夫丈田果危也難也謗之所由起也猶且不可委也試取斯錄觀之其將以爲危歟　聖天子主持於上公卿臺諫輔成於下田里之老羸殘疾皆願須臾無死以見田之就丈賦之獲均也何危之有其

將以爲難歟王文安行之於蘇州危黔陽行之於安福繆溧陽行之於東陽皆不旬月而就緒剏事體規制之詳施爲舉措之方條件次第至易至簡載於郭侍御之題奏馮司諫之或問者固一覽而可得也何難之有其將以爲謗之所由起歟蘇州安福東陽之謳歌尸祝家傳人頌而章文懿公之碑顧文康公之薦鄒東郭先生之語具在可覆也何謗之有夫民之蹈水火也有介於其側者苟能救之雖焦毛髮濡手足亦不暇恤今舉天下之窮民皆蹈水火而偃然其上者尚猶展轉顧忌而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邪昔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是以隨山刊木播種教稼雖環海爲疆數年底績寃竟爲之今之君子有一方一路一郡一邑之寄者若各率厥屬委任責成固旬月可辦而易爲力者也獨無能任其責者乎師魯以學校諸生顧有希文之志觀是錄者其必重有感焉矣

治生錄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物之有生固造物者之爲之也又何以治爲哉是故君子憂道不憂貧而士之恒心不因於恒產曾齋許氏乃曰讀書以治生爲先

豈其誦法孔孟而顧於此有弗達耶蓋魯齋所言寔有伐檀詩人之意欲夫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於欲也彼登龍斷執牙籌而厚自封殖者適以罔其生耳豈治生之謂哉余之生值世業中落賤貧無以爲養甫束髮即訓蒙以供菽水弱冠獲廩郡學家人節縮買田以耕及舉于鄉繼叨進士勸駕續食之資祿俸柴直之給不敢妄費旋復增置佃諸鄉人照額歲入以爲賦稅饔飧冠昏喪祭賓師燕餽百凡之需因錄田畝之丘段佃人之姓名租稅之數目彙爲一帙命曰治生蓋有感於魯齋氏之義僅以養生不至無賴分願足矣乃若侈大其觀窮極其欲如彼罔生者之爲不惟吾所不敢亦不願子孫有此也且又聞昔人有言曰國家之賦輕於什一豪民之稅倍於亡秦噫敝也久矣小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吾更願承吾業者其於各佃務在體悉自額租之外不敢一毫暴殄以期同底於生此又區區平生之隱憂至念欲達之天下而未能者也苟能行之一家不猶愈於已乎願永念之

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

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殖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爲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吳君某以賢良文學選貢　明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川涂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堪壟橋梁靡不悉心彊理而承委申請畫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豐穰可望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寔大豈特如昔人所謂不負丞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爲之序以告天下之爲丞者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　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群情時事參酌成書釐爲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某爲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爲近古然不免變爲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宋人懲之遂制禁軍於京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於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於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救敝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　國家創業甫平即定軍制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釐清理率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

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於仁壽也君之茲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衛所營伍可復　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脉哉蓋君邃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同無間人已故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慮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人心裨益治理寔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即是編而觀之亦可以類推矣

浙江鄉試錄序 場中改動

嘉靖壬子秋八月復當天下貢士之期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先期戒諸司曰茲　朝廷之懿典而臣子所當矢心從事者也以人事　君責莫重焉曷敢不慎時清戎御史霍某巡鹽御史胡某崇教右文相與協謀恭事於是博徵文學之官遠近胥會某官某官某爲考試官某官某官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右布政使某右參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其

諸執事各慎選以充既入院御史某復率衆而矢之曰百爾執事明有　國憲幽有鬼神其各嚴恪毋忽乃合提學副使薛某所簡十一郡之士凡三千有奇三試之得士九十人刻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某以職事敢僭言曰維茲兩浙壤接畿輔限帶山海孕靈濡化鍾爲才賢蓋自昔率多聞人而不可以一二睹記也某始至境遐沂風流追惟往蹟即茲科目一事論之自洪武宣德弘治以迄于今凡四壬子矣其在洪武壬子值當肇紀聲教未訖其在宣德壬子再經震遏辭而未舒唯是浙中號稱得士咸以弘治壬子爲獨盛焉夫古今稱人才之盛者唯曰唐虞成周及稽其數一則曰五人一則曰九人而浙於弘治壬子之科所得士寔多而其最著者則有三人焉謂王守仁胡世寧孫燧也夫是三人者理學文章勳庸氣節誠卓乎一代之冠冕而百年之間出者也乃顧萃於一科不謂之獨盛可乎昔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不得聖人善人而思君子有恒謂才難也孟軻不但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雖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尚友古人不但不屑爲管仲晏嬰雖顏淵亦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要其至也然合而觀之狂狷固可進於

中行而君子有恒固作聖作善之基也尚友古人願學孔子亦若是焉而已耳乃茲所謂三人者則豈徒一方一時之士哉究其所就蓋直追古人而上之而不當以近世人物例論矣諸士固誦法孔孟者其於取善之義亦既有得矣乎夫豪傑之士曠世相感應運而興今　聖天子綱紀作人神化率物修明禮樂鼓鑄區宇而正文體端士習之詔則又屢申而不已焉歷年之多必世之久回視弘治間益深且厚矣爾諸士甄陶樂育浹髓淪肌固有不啻賦菁莪歌棫樸焉已者則是遭逢之盛既已莫能云喻而茲三人者又爾浙之先達而前壬子所得士也某所以重有感焉而不能不援是以爲勗矣爾諸士其無亦仰承聖化追跡若人而有所感發矣乎夫洪武宣德之壬子非無士也然未免爲鄉人而止以富貴終其身遂致氏名率多湮晦而郡邑志乘且罕聞焉況於天下乎況於後世乎爾諸士誠思及於茲則方進之榮祇益將來之懼唯日兢兢而懋乃厥修者有不能以自已矣誠若是焉則治教風化行將有賴今日之舉庶于前有光而某等之願亦可以少塞矣不然則先資自獻之言雖皆身心性命之理彌綸參贊之略而以

古聖賢明哲自期待亦未敢謂其必然也其等蓋於是乎有深懼矣爾諸士尚懋之哉尚懋之哉

刻童蒙須知序

童蒙須知五篇晦菴先生條列以訓童蒙也言近指遠事切理該養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視浙學之又明年深愧菲薄無能爲範而學校諸生未盡相信因思蒙養既失於初而遽欲責成於習染沉痼之後宜其若是之難也余眞不諒彼已者哉因取先生是編并訓子帖數條詩六十首刻以散諸社學俾童子轉相傳習庶幾蛾子時術而日漸月摩將來不無得什一於千百矣凡我社學之師其尚體余此意勿謂余之不諒彼已而視爲文具斯厚幸焉

浙江壬子同年錄序

嘉靖壬子浙江所舉士九十人循故事爲同年序齒錄刻成相率問序于余余爲語之曰子諸士今日同舉于鄉有司既有錄矣乃別爲故錄者夫亦同人讓齒而示久要矣乎然有義焉同人之象著於易讓齒之說詳於禮咸可攷見是故以言乎同必如所謂同乎天不同乎人同乎理不同乎欲斯之謂大同之道必言乎齒必如所謂唯知有道以相師不知其年之

先後乎吾斯之謂忘年之交夫然後同而能異異而
爲同群不至於合汙獨不至於絶物可以淑身可以
善世矣否則文是而情非外良而中螫不比周以求
進則同利以相傾而遭遇稍殊情狀頓異若彼市人
之爲者惡在其爲同也哉余視學于兹諸士習以道
義相規矧兹年誼何假於言乃復申之以此者正欲
其要諸久也誠信而不渝則斯録也不將風四方而
永譽於天下矣乎

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嘉歲乙巳冬余以謫官赴所江道出武林值文谷孔

君董浙學政送余浙江驛下携所刻朱子晚年定論
見示蓋陽明先生所輯謂將以撤蒙障也越七年余
亦以視學至浙進諸生而問焉乃蒙障猶若未盡撤
者而文谷所刻則既散逸矣余爲之慨悼者久之檢
諸故篋向所示原本則固宛然在也因命工繕刻之
夫朱子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其論何至晚年而定哉
特以蚤歲亟於進人不容忘言觧經釋傳遂涉訓詁
而以言求者於是多蹊徑矣唯是晚年深自愼悔屢
形翰牘亦冀學者之反求自得耳觀其嘗自詠曰獨
抱瑶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只今已是無心久

却怕山前荷蕢知又曰琴到無弦聽者希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噫朱子之心胸可想矣學者三復而質諸定論當自有得矣不然則陽明之輯是而吾黨之刺之也不將爲贅厖也乎

校刺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豈徒以空言爲哉夫亦以觀素養而徵實用也然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懶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動襲浮套言鮮由衷有司欲盈制額將亦不免拾取以充俗染風靡轉相馳逐而延蔓蕪穢殆莫究其所終矣余叨視學政深爲此懼起衰變陋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能也無已寓諸文告宣諸面命亦自謂費辭矣乃輙又誤認簡短妄意淺促自槩之鍾漫不省究噫敝也甚矣頃蒞紹興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鋭志文教適得程文若干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誠虛心觀之則文之興也其有幾乎惜試錄散逸茲帙猶未爲完編然得此途轍神明會通亦可以例其餘矣用是引諸簡端

詩說自敘

夫詩何爲者也宜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論功頌德
寔感天地而動鬼神者也豈易說哉故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於乎說詩之義
備矣以是爲訓而牽於文辭溺於志意者猶未免焉
故齊韓毛鄭之說去予夏之世尚近其所傳受庶幾
影響於王仲淳猶且病之矧自是以後而欲以已意
懸斷於千百年之下吾未敢謂其能說詩也余少業
詩遵朱子之訓詁而會諸儒之同異兼采諸經之可
以互相發明者彙爲是編以備有司之舉則亦自謂
頗用其心矣若遂以爲說詩之義止於是焉則吾豈
敢詎謂坊間遂爾傳刻近始見之因書簡端冀觀者
諒余之志云

太平家世錄序

余觀史遷記世家多引遠曾旁摭推擬已弗類古闕
文疑義迨歐蘇譜舉凡立例咸謂其善敘述乃又率
詳所自出豈皆傳信者邪不然則援附倚藉侈大家
乘後人何觀焉乃今見樵李趙諫議漢所彙家錄首
載其七世祖生值勝國卒克自全遭遇　高帝爲時
良民承受制帖沐浴膏澤遂即是以譜其世既自識

之復系以諸名士文弗離其事實弗附會其所未詳是固惻怛眞切之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且俾子若孫知先世以清白起家敬承勿替諸凡孝敬儉勤燕享會聚與夫周恤慶唁以厚倫宣化者靡不在矣矧茲 國恩感激思報策力匪躬以圖奕世載德流慶發祥者又能自已乎哉是故斯錄之系於趙氏關乎世風者蓋大也諫議今爲叅政疏請致仕人高其義予四人傳偕俾伊傳俾爲縣學生伊任南職方郎中篤學勵行凡所以世其家者其進蓋未遑云

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者前職方郎中水西華君之奏稿也其子泮刻成屬余序之余憶少嘗與君同受朱氏詩於顧錫巖先生之門見君善談經濟方略無論巨細靡不究心余竊期之既君發解南畿聯第進士余以爲君之志必大行矣乃竟厄於時而弗克究厥所蘊未嘗不爲之憐才而太息也今幸獲覩是稿近而正俗厚倫之道遠而安內攘外之謨咸可考見而君之平生亦不可謂不酬其一二也然余聞君在職方時大司馬遜菴李公章疏文移多出君手則君之施於有政者蓋不止此雖散逸未盡傳而隱然及物者則固有

在矧有子如泮承考用譽將圖不朽不可以慰公於九原矣乎爲之序

使朝鮮集序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爲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者欲咸爲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影響繆互及班張陳竇諸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爲念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枸醬竹杖葡萄天馬之屬悉歸獻納以啓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盡也乃今龍津吳君爲諫議時膺簡命副使朝鮮隆重 國體綏懷遠人既其歸也 制詔章疏贈言致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周悉於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容節奏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浮遂爲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辭皆免於難吳是以卒通於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也今朝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

勤中國之兵迨我　明興輸悃向化爲諸夷先至我
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於其國固已昭受殊錫
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
而使於海邦則感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
之永守藩職不及於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
非此集爲之也序容已哉

玉堂餘興引　代鍾　石先生作

自風雅湮而古詩亡樂經燔而諸調作詞也者固六
義之餘而樂府之流也比聲成音亦自與政相通而
能使人興起謂今之樂猶古之樂非邪桂洲公自謙
院詞林進秩宗以登元相文章禮樂鼓鑄陶鈞固已
達之上下矣乃復感事述情發玄摛藻而辭於是乎
形焉故曰玉堂餘興云鉛山令其將刻以傳屬余引
之簡端余取而讀之見其和平慷慨蘊藉敷揚而忠
愛懇惻之誠協恭勸勉之義蓋渢渢乎溢於言表而
考衷協度該物著倫又非特寄興焉而已也乃若其
中羨涇野之爲有道美後渠之不通政府則公之好
尚又因是而益昭矣昔漢武帝命司馬相如李延年
輩采新聲諧音律下樂官掌記令觀其所陳未免矯
誕嚱雜其視此何如哉乃知是刻雖公之餘藝固亦

可傳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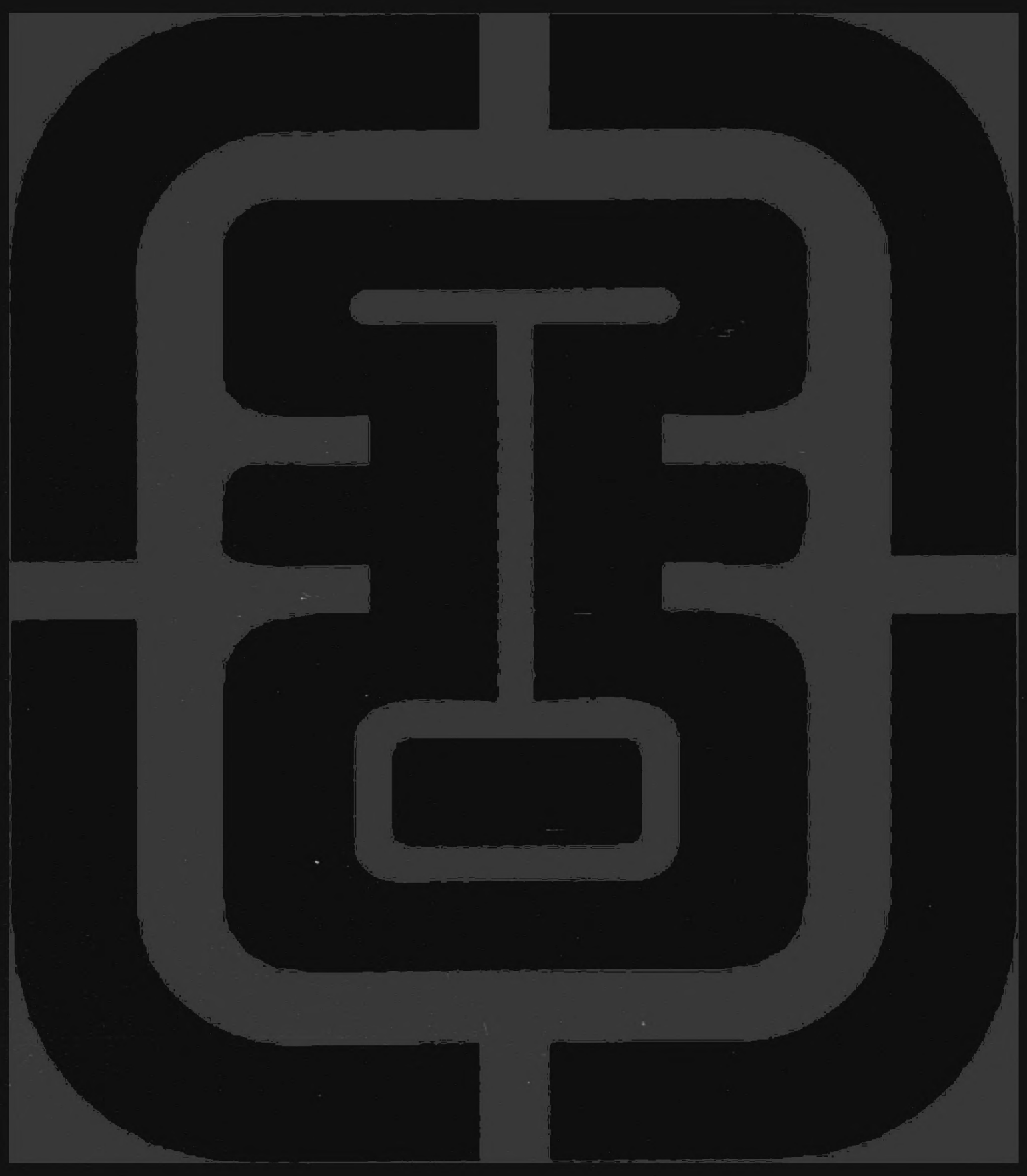
懷慰編序

百泉皇甫子循曩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謫楚黄理官置諸員外維時公卿大夫暨百執事以及友朋昆弟咸贈之言編曰懷慰云既子循起調南司勳諗諸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讀懷慰編而知今之人情之不甚遠於古也申伯封謝崧高斯作山甫城齊烝民迨興仲尼述詩垂之周雅謂無繫哉夫固昭好德之彝也苟祗陳説平生流連光景亦何取焉子循少居吳中蘊思含精窮探逖聽即有殊造及應制策歷官中外所至士人罔不謂文駕六朝詩軼初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觀其深也彼陸才沈炯李嶠崔融之屬其在承聖武德間並標緗素競冠詞林豈不燁然文章才美之士哉然俯仰僧辯附麗易之竟致流衣貶滁奔吳播越當時君子固亦憐才而惡比匪人卒莫之與嗚呼兹不可以觀邪迺今斯編高浮湘之節追蹈海之風纚纚洋洋咸出於中心之好固風雅之遺也季子得此匪直緣才物則民彝將逾自信矧陽德光亨陰霾蕩滌權豎伏辜遷客旋召自是采樂陳詩以述我　明一代之雅又安知不與崧高烝民並傳邪

然哉其懷慰矣

郭溪窓稿序

往余請教九江今大學士少湖徐公督學江右屬余署白鹿洞院凡四方來學者給洞租以資薪水膏火之費俾其專志於學維時類多穎異之士而南昌鍾子季烈則尤余所知者既徐公召爲宮洗余亦尋補南考功諸生皆散歸各學嗣是濮陽蘇舜澤公視江學政首校南昌諸士即得季烈貽余書甚加誇詡自是季烈文學行誼益徵於遠邇矣歲癸卯遂魁鄉籍乙巳余謫盱江復不遠數百里從余游於是養日益邃文日益閎庚戌復登南宮魁亞成進士今吳江政蹟卓異追古賢者暇則與諸士講學論道雖課試文藝亦篇爲評校咸慶得師踰年以守制去又踰年諸士思焉乃裒其文刻之題曰郭溪窓稿云郭溪者季烈之別號也其門人周仲呂以其嘗受知於余請序簡端余惟季烈正直忠厚其所禀固已不凡而涵養造詣其所得且尤未艾蓋有不止於程文者但今制以文取士寔關氣運之隆替治忽而士之業是文者則率多勦襲裝綴言鮮由衷其於士習治體蓋深有可虞者故余視浙學每每病之惟吳之諸士尚得前

輩守溪王先生之傳故於季烈之文不覺相入而爭師之也是文之刻豈直甘棠之遺愛其所繫蓋寔有大焉者矣吳俗之好德亦因可徵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九